

最后的玛托和安然倒下，被反噬的少年之心孤独地流浪

流浪玛厄斯

郝景芳 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流浪玛厄斯

郝景芳 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流浪玛厄斯 / 郝景芳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1. 4

ISBN 978 - 7 - 5133 - 0194 - 7

I. ①流… II. ①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23529 号

流浪玛厄斯

郝景芳 著

策 划 : 心 弈

责任编辑 : 褚 盟

责任印制 : 韦 舰

装帧设计 : 郑 岩

出版发行 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 : 谢 刚

社 址 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网 址 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 : 010-88310888

传 真 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 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 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 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印 刷 :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: 910 × 1230 1/32

印 张 : 7

字 数 : 160 千字

版 次 : 2011 年 4 月第一版 2011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: ISBN 978 - 7 - 5133 - 0194 - 7

定 价 : 20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目 录

1	引 子
3	船
17	旅 店
29	家
48	影像馆
66	书 房
82	展览会
99	档案馆
115	咖啡馆
123	大剧院
139	工作室
152	展 室
163	塔
174	荧 惑
178	病 房
186	天 台
202	夜的单人间
207	作为开始的结束
216	后 记

引子

有这样一群少年，在一个世界出生，在另一个世界长大。

他们出生的世界是规则严明的大厦，长大的世界是散乱芜杂的花园；一个世界是肃穆宏伟的蓝图，另一个世界是享乐放荡的狂欢。两个世界在他们生命中一前一后到来，不征求意见，也不考虑感受，只在命运的链条上依次降临，以不可阻挡的冷静席卷他们的一生。

大厦中建起的，花园中被打碎；狂欢里忘记的，蓝图还记得。只在大厦里生活的，没有那破灭；只在狂欢里生活的，没有那幻景。只有经历了两个世界的转换的少年，才能在一夜间看到暴雨将至，远景消失，荒地中生出一片奇诡的花。

他们因此沉默，接受各方指责。

这是怎样的一群少年，为何走入了这样的命运？这恐怕是需要理清两百年庞杂往事才能回答的问题。他们自己说不清，别人也说不清。他们可能是几千年流放者历史中最年少的一群，在不了解命

运的年纪被抛入命运，在对另一个世界还茫然无知的时候就被另一个世界裹挟。他们的流放从家园开始，历史的方向他们无从选择。

故事的开始是这群少年归家的时刻。身的远行在那一刻结束，心的流放却要从那一刻开始。

这是最后的乌托邦瓦解的故事。

船

船将靠岸，灯火要熄了。

船在深空中摆荡，如黑暗中的一滴水，缓缓流入弧形的枢纽。船很旧了，散发出暗淡的银光，仿佛一枚被时间侵蚀的徽章，留下了纹理，模糊了峥嵘。船在黑暗中显得微小，在真空中显得孤单。船和太阳、火星连成一条线，太阳在远端，火星在近前，船走在中间，航路笔直，就像一柄剑，剑刃消隐在前方的黑暗中。黑暗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，船就像一滴银色的水，微弱地发光。

船很孤独。它在寂静中一点点靠岸。

船叫玛厄斯，是火星与地球之间唯一的联络。

在船诞生之前，这条航线曾经来往喧嚣。船没有见过，那是它前生的记忆。它并不知道，在它出生前一百年，它所在的位置曾被运输船占据，往来穿梭，如河水奔涌，在尘沙里降落。那是二十一世纪后期，人们终于突破了重力、大气层和心理的三重防线，忐忑

不安或得意扬扬，马不停蹄地将各种物资运向遥远的梦想星球。竞争从近地太空延伸至火星表面，来自不同国度的士官穿着不同颜色的制服，说着不同的语言，在不同的开发计划中完成不同的国家任务。那时的运输船很笨重，灰绿色的铁皮包裹，就像金属制成的大象，步伐缓慢而步调坚忍，一艘接一艘地到达，在腾起的赤黄色沙尘中敞开舱门，倾倒机械、卸载食物、送出满舱激情的头脑。

船大概不知道，在它出生前七十年，政治化的运输舰船逐渐被商人们的开发船取代。火星基地建了三十年，商人的触角像杰克的豆荚，一寸一寸终于升入了天空，杰克得以登天，带着账单和步步为营的计划，在尘沙中东张西望。最初的经营是实体买卖，商人与政客联盟，获取火星土地经营权、资源交易权、太空产品开发权，用动人的词句将两颗星球相互兜售。然后经营开始转向知识本身，和地球上发生的历史性转变相同，只是将两百年的过程压缩进二十年实现，无形资产开始变成交易主导，商人攫取科学的大脑，在基地与基地间建立虚拟的屏障。那时的夜空航船，曾被酒宴和合同占满，华丽的旋转餐厅，试图复制地球大厦的翻版。

船同样不知道的是，在它出生前四十年，这条航道开始出现了战斗的飞艇。因为种种原因，火星独立战争爆发开来，基地之间的探险家和工程师组成了联盟，对地球的管辖者发起了联合抵抗，他们用宇航和勘探技术对抗金钱与权力政治。那时的航道上曾架起相连的战舰，如同锁链，抵御侵袭，曾如海潮般浩大澎湃，又如海潮般退无声息。小巧而迅捷的飞艇从远方赶来，带着被背叛的愤怒越过星空，冷静而又狂野，投下炸弹，让血光在尘沙里无声绽放。

这些往事船都不知道。在它出生那年，战争已结束了十年，一

一切都烟消云散整整十年了。夜空恢复以往的寂静，航道上不再有任何身影。黑暗冲刷了一切，它在黑暗中诞生。它由消散的金属碎片凝聚而成，孤身面对星海，在两颗星球间往来，在曾经络绎不绝的商道和炮火连天的征途中独自往来。

船走得无声无息。夜空中不再有交错的行者。它像一颗孤独的银色水滴，穿过距离，穿过真空，穿过看不见的冰凉壁垒，穿过两个世界无人提起的层层往昔。

船已出生三十年，磨损的外壳刻满了时光的痕迹。

船的内部是一座迷宫。除了船长，没人弄得清它真正的结构。

船体庞大，楼梯左右穿梭，房间林立，走廊盘曲错杂。船内有许多间仓储大厅，像一座又一座颓唐的宫殿，气势恢弘，器物堆积，廊柱环绕，角落里却写满无人问津的寂寥。走廊是宫殿间细长的通道，串起居室和宴会厅，起伏交错，如同狄更斯小说中错综复杂的情节，来回穿梭。船不分上下，地板是巨大滚筒的侧壁，人靠离心力行走，金属立柱向心辐辏。雕刻立柱，印花地板，墙上挂着老式的镜子，天花板有绘画，这是船向时间的致敬，是纪念。纪念曾经有过一个时代，人类与人类还不曾分离。

这一次，船搭载了三支队伍，一支是五十人的地球代表团，一支是五十人的火星代表团，还有一支是二十人的少年学生团。

代表团是为了展览会，双向展览。当首届火星博览会在地球顺利结束，首届地球博览会即将在火星正式召开。双方搭载了各式奇异的货物，向地球展示火星，向火星展示地球，让两边的人类重新确认对方的存在。在漫长的隔绝之后，这是双方的第一次全面接触。

学生团的团员是一群十八岁的孩子，结束了在地球五年的生活，

返程归家，团的名字叫水星，取自火星与地球之外的另一颗星球，据说那星球的守护神是墨丘利，神话中的信使。

战争结束四十年，船航行了三十年。在地球与火星之间，它是唯一的联络。

船见证过几次谈判，几场交易，几项契约，几回不欢而散的冲突，除此之外，它没见过更多的东西。很长时间它都处于闲置状态，巨大的船舱空空如也，房间没有乘客，仓储室没有货品，宴会厅没有鼓乐齐鸣，驾驶舱没有任务。

船长和船长夫人都已白发苍苍。他们在船上工作了三十年，在船上生活，在船上老去。船是他们的家，是他们的生命与世界。

“一直没下去过吗？”

船长室外，一名漂亮的女孩儿小心翼翼地问。

“开始几年还下去，后来上了年岁，就下不去了。”

在她对面，船长夫人和气地微笑着回答。她一头卷曲的银发，嘴角有两道新月般的弧形，姿态优雅，如同一棵冬天的树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适应不了重力来回变化。人年纪大了，骨头就不行了。”

“那怎么不退休呢？”

“加西亚不愿意。他想终老在船上。”

“船上有很多人吗？”

“有任务时，有二十多人。没有任务时，就我们两个。”

“那多久会有一次任务呢？”

“说不准。有时候四个月，有时候一年多。”

“这么久？那平时岂不是很寂寞？”

“没事。早已习惯了。”

女孩儿安静了片刻，长长的睫毛轻轻垂下，又轻轻抬起。

“爷爷常提起你们。他很想你们。”

“我们也很想你爷爷。加西亚的桌上长年放着他们四个人的照片，每天都看。回去向你爷爷问好。”

女孩儿笑了，笑容温柔却有点忧伤。

“艾莉奶奶，我以后一定还来看你们。”

她笑得温柔是因为喜欢面前的奶奶，笑得忧伤是知道自己大概很久都不会再来。

“好。”船长夫人也笑着，摸了摸她的长发，“你漂亮了，很像你妈妈。”

船长的小屋在船的最前方，紧邻驾驶控制室和平衡球舱。小屋在两条走廊连接处的拐角处，常人经过，不易察觉。小屋门前挂着一盏蓝色的球灯，照出方寸间青白的光亮，照在老人和女孩儿的头顶，如月光一般温柔。这是小屋和火星地面房屋唯一相同的装饰，每每经过门前，蓝光就照出家乡的记忆。门是白色玻璃材质，与两侧的白墙水乳交融，只有门上凸起的雕刻在不经意间提示出质的区别。雕刻是小小的银色飞船，昂首飞行，船尾挂着一串细小的铃铛。飞船下方有一行花体小字：艾莉、加西亚和玛厄斯。门静静地闭着，两侧的走廊长而清静，仿佛向纵深延展至无穷。

加西亚是船长的名字。他和女孩儿的爷爷是一生的战友。他们年轻的时候是同一个飞行中队的亲密战友，在战争里出生，在战争里一起闯荡过十几个年头。他们都是战后火星支柱式的人物，女孩儿的爷爷留在地面，船长登上天空。

战后的火星曾度过无比艰难的一段岁月，贫瘠的土壤、稀薄的

空气、不充足的水源、危险的辐射，每一样都是致命的弱点，每一样都是他们必须每天面对的生存窘境。战前的开发始终有地球供给，大部分饮食来自飞船携带，就像还未降生的婴儿，没剪断与母体营养的连接。而战后的独立就如降生的阵痛，剪断脐带的婴儿，要学习自己行走。那段时期的火星最为艰难，总有些不得不向地球求取的东西，即便最聪明的大脑也无法凭空造出，比如动物，比如有益的细菌，比如石油里有机的大分子。缺少了它们，生存只是维持，终究难以繁盛。船长就是在那个时候登上了船。

那是战后的第十年，很多火星并不赞成向地球乞求，但他坚持着，作为火星外交的第一次尝试，带着一丝决绝在地球的边缘孤军奋战。他比谁都明白地球的态度：战败的羞辱在此时化为仇恨和幸灾乐祸，可是他不能后退，一旦后退，新生的家园将永远发育不良。

船长的后半生与船拴在了一起，他生活在船上，向地球发信息，他坚持，他恳求，他威胁，他诱惑，他用火星的技术与地球交换，向地球求取生存的物资。他上船三十年，再也下不到地面上。他就是火星的外交部长。在他漫漫航行的三十年里，火星和地球有了第一笔交易，有了第一次相互派遣的人员往来，有了第一次展览会和第一批前去留学的孩子。加西亚就是船长，船长就是加西亚。他的身份和他的名字血肉一样缠绕在一起，无法再分开。艾莉、加西亚和玛厄斯，这是刻在门上唯一的字。

女孩子和船长夫人寒暄了一阵，转身刚要离开，船长夫人忽然在身后叫住了她。

“对了，有一句话，加西亚想带给你爷爷。他刚才忘了说。”

“什么话？您说吧。”

“加西亚说：有时候，宝藏的争夺大于宝藏本身。”

女孩儿沉思了一下，似乎想问什么，但没有问出口。她知道船长的话必与外交有关，这样的大事，她不便多问。于是，她点点头，说她记住了，随即转身离开。她的背影轻盈，小腿很直，脚尖略外开，踏在地上像两片羽毛，像点水的蜻蜓，像无尘的风。

船长夫人目送她消失才转身进屋，屋门上的铃铛在静夜里轻轻作响。她看着漆黑的房间，无声地叹了口气。房间内很寂静，船长已然在黑暗中安静入睡。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，刚才的谈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完，他就因疲倦不得不上床休息。她不知道他还能坚持多少个日子，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，她只知道自从跟着他上了船，就已经看到了今天的到来。她早已准备好跟他一起终老在这船上，能多活一天，就在地球和火星之间多航行一天。她进了房间，将房门在身后轻轻关上。

女孩叫洛盈，水星团中的学生，十八岁，学习舞蹈。

船的名字玛厄斯，来源于火星和地球名字的直接组合，形象地说明了飞船的性质，既体现了令人感动的沟通与退让精神，也是一个缺乏美感的实用主义名称的范例。

船的技术不复杂，构造与引擎保留着战前的传统。太阳能蓄电，圆柱筒旋转获取重力。这样的构造稳妥坚强，但体积庞大，行动迟缓。无论是地球还是火星，战时技术均大力发展，都有能力造出更加便捷的飞船，用更短暂的时间相互抵达。但玛厄斯是唯一的，三十年过去了，没有谁来取代它。它的迟缓和庞大使它不具备攻击力，因而能达到双方心知肚明的妥协的平衡。它以拙胜巧，以缓慢胜迅捷，以不能胜能。在忌惮与疑虑尚未烟消云散的冰冷真空中，

它如一只巨鲸，缓缓地划出柔和的弧线。它比谁都清楚，对曾经交战过的双方，最难跨越的不是物理的距离。最古朴的，也可能是最优越的。

船的内部分成四个区域，对应圆柱体四个九十度的分割。区域与区域有自由走廊连通，但相隔甚远，路径复杂，一般人很少相互往来。三支团体和船员各居一区，同处一船，航行百天，却很少有直接的接触。欢宴不少，但客套居多。

三支团体各有各的风格。

火星代表团结束了全部任务，即将归家，因此情绪愉快，放松至懈怠，不修边幅，以家常的口吻聊美食，聊小孩，聊地球上的诸多奇遇，聊中年的困扰，在餐厅说笑，在久违的食物器皿间如鱼得水，谈笑风生。

学生团举行着最后的狂欢。这二十个孩子从十三岁离家，到十八岁成年，彼此是唯一同种族的兄弟，平日里散居在地球各个角落，难得聚首，这航行对于他们，实在是珍贵的团圆。整整百日，他们始终欢聚，饮酒笑闹，在船头的失重球舱玩球，夜夜笙歌。

地球代表团则完全是另一副面貌。代表团的成员来自各个国家，彼此尚不相熟，仍处在相互了解阶段，除了公务餐，只是在小酒吧里谨慎地交谈。团里有政府统帅、知名科学家、工业大亨和传媒巨子。在某种意义上说，他们是相似的人，习惯于被目光包围，在心里却彼此疏远。他们穿着简洁，只在袖口透露出奢华；言语听起来随兴，但避免谈及自身；压低眼角的骄傲，却让人看出是在压低。

在地球区的小酒吧里，常常见到他们三三两两地聚首，穿着薄而镶边的衬衫，低声交谈。酒吧按照地球的习惯布置，幽暗矜持，薄薄的威士忌在阔口杯中的冰块之间波光流转。

“哎，说老实话，你觉出伊万东诺夫和王之间的火气了吗？”

“伊万东诺夫和王？没有。我想没有。”

“观察。你比谁都更应该观察。”

说话的是一个光头中年和一个褐色头发的青年。发问的是中年人，他笑容可掬，下巴刮得光滑，浅灰的眼睛像夏日的海水一样变幻不停。青年说话不多，有时只用微笑回答，卷发盖过额头，深褐色的眼睛藏在眉骨之下，让人看不清表情。中年人叫泰恩，是地球上泰勒斯传媒集团的继承人与首席执行官。青年叫伊格，是随团的纪录片导演，也是泰勒斯集团的签约艺术家。

泰恩口中的伊万东诺夫和王是代表团中俄罗斯和中国的代表，因各自领土问题横眉冷对。代表团成员复杂，每个国家背景里都有悠久冲突，面上没有刺刀见血，私底下却五味杂陈。泰恩是没有国籍的人。他拿着四国护照，在五国生存，吃六国饮食，倒七国时差。他对这种国与国冲突总是笑意盎然地旁观，他洞若观火，却不以为然。他抱持着二十二世纪后期最典型的生活观念，对国家一笑而过，对全球化之后仍然遗留的历史问题采取不予理解的揶揄态度。

伊格明白这其中的种种，但他通常不去回应。代表团里充满着不同的欲望，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到火星来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伊格也不例外。

“你知道你这一回最好的拍摄题材是什么吗？”泰恩笑着问他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一个女孩儿。”

“女孩儿？”

“水星团里的一个女孩儿，名叫洛盈。”

“洛盈？哪一个？”

“黑头发，头发最长的那一个，很白，练舞蹈的。”

“可能有印象。她怎么了？”

“她这次回火星，有一场演出。独舞。应该会相当漂亮。你跟着她拍，市场肯定喜欢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什么？”

“然后……其他理由。你真正的理由。”

“你问得太多了。”泰恩笑了，“不过，我可以告诉你。她爷爷是火星现任的总督，她是大独裁者唯一的孙女。我也是刚知道。”

“……那要不要去和总督请示？”

“不要。尽量别让任何人知道。我不想惹麻烦。”

“你就不怕回去惹麻烦？”

“回去的问题回去再说。”

伊格没有说话，没有表示同意，也没有拒绝。泰恩没有再问他。这样的共同沉默最好。任何表面的共识都没有达成。伊格没有承诺的束缚，泰恩没有教唆的恶名。伊格默默地晃动着手中的杯子，泰恩笑意盎然地看着他。

泰恩经历过太多次影片发行，知道什么样的卖点能吸引什么样的人群，也知道什么样的问题该怎么规避。伊格才刚入行不久，仍然带着浓厚的学院气息，想法很多，不喜欢随俗。泰恩相信时间的力量，他见过太多这样自以为清高的初出茅庐者，也见过太多最终改变的大彻大悟者。能卖才能活，谁也别傲气十足。

酒吧里播放着电子爵士乐，悠悠荡荡，遮挡住桌上所有的商议与密谈。室内很温暖，领带都松开到谨慎的弧度。没有服务生，饮品从墙上的玻璃桶中选择，自动流淌。屋顶上垂下半球形的彩色玻

璃罩，散发着幽暗的光芒，笼罩着看上去友好的面庞，和各有所思的头顶。偶尔能听见笑声，相互致以降落前最后的问候。

代表团的目标很庞杂，但有一个大方向，那就是技术。技术就是金钱。整个二十二世纪，知识和技术都是关键词语，是世界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依赖的根本，是金融体系的新货币形式。技术的国际依赖，就如同曾经的金本位金融，在复杂脆弱的世界关系中维持难以协调的平衡。知识交易开始扮演世间最重要的角色，它冲破战争的隔阂，将火星也纳入其中。人们意识到，火星就是一个科学工程师的农场，知识促其独立，知识也让其有利可图。

一些音乐悠荡着，一些灯光悠荡着，一些笑容悠荡着，一些精明的计算悠荡着。

酒吧很幽暗，墙上挂着旧时代的照片，没有人会仔细看。新来的客人们不知道，照片背后遮挡着曾经的裂痕。一张照片遮挡着二十年前的一个弹孔，另一张照片遮挡了十年前砸出的一道伤痕。曾经有一个金毛雄狮一样的老人在这里大声吼叫，也有一个白发白胡子的老人在这里戳穿骗局。他们叫加勒满和朗宁，是加西亚桌上四个人照片里另外的两个。

所有的冲突都平息了，所有的不愉快都被文档证明为误会，所有的痕迹都被遮挡起来。酒吧还是优雅的酒吧，照片镶在深棕色边纹的镜框里，错落有致，悬挂井然。

还有半个夜晚，船就要靠岸了。聚会即将散场，热烈即将沉寂。船上搭起的宾客的舞台将拆卸，桌上的餐巾和花朵将撤回，枕头和睡袋将收起，屏幕将暗下，灰尘将打扫，仓储宫殿将清空，所有的房间将回到透明清静的状态，只留下光滑的地板和无色玻璃的桌椅